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七

學海堂

支那錢所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有朋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註公羊傳

註皆然孔氏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

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

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

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

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

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為苦則必以合為樂也至若學問相長

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

不可混耳

仁

478
41

其爲人也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孝弟章 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卽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卽核中
仁也根莖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
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
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眞異學與先聽
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踴躍跳掉而爲是言定知堯
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撕聾瞶何等急切及一聞
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
本孝弟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
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

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
之源源卽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
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
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逗先後
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
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
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
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蘊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
本字折先字且辨旣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

啟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眞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

賢賢易色節

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舊註甚明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汪錡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

人費則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之

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改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

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憲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況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按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尙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異學本習講老氏援儒人道況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況爲政則尤以無爲爲戒者禮記哀公問爲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日必有爲明日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是正說

子游問 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

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說之不可從者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皙必有
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監言疾
則世子齋立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
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
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饌者然後知養
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
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
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
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
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

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
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棘非
餵飼也

史斷養都養
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
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
食而何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合識烏鳥有
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
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
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皙補亡詩云嗷嗷
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

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晉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齊鮑牧斥先君監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

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故蔡邕書石經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班固白虎通潘岳閒居賦並作孝乎惟孝與包註同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集註以此

爲副註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

子夏問曰素以爲絢兮絢者飾也言具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卽巧笑飾

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子夏所以疑也

子曰繪事節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

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眾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

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

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云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回繪卽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續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

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卽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卽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不同

日禮後乎節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原具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飾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爲儀節禮可爲飾猶之素可爲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七十七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八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八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禘自既灌而往節

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卽是禘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禘是也一是時禘卽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

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覈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

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

以不中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卽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尙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尙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爲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楯質

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撻質而射之故園人註亦有充撻質文樂記所

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

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

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

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

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

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

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案周禮大史頒

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

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

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

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

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

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

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

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三廟無祖

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

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

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

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

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王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王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証此說之最異者其實宰我所說本尙書耳白虎通引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

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王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元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管氏有三歸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

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
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
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况史漢
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

劉向說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

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

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王脩築者左
傳子罕親執朴拱

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

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
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

也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

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

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

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

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

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涵齊于宋涵仲于罕涵娶女于

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

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

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

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

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

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

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
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節

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

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
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
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
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
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可驗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

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
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
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甚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
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
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
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
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
事

君子之于
天下也節

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

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
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

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註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王愛惡言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情無厚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事君數斯舊註數是速數所謂偏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會辱矣節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

文皆以疾註數而廣韻增韻卽以頻頻屢數爲解此卽僕屬不絕齷促取憎之意故數卽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卽頻頻楊子所云頻頻之黨甚于鸞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聞姜汝臯講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瑚璉也

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是夏璉而商瑚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

回也問一以知十勿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

賜也聞一以知二

皇清經解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七

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彌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

吾與女弗如也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嵩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足

臧文仲居蔡節

臧文仲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饌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按山藻禮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

山龍藻火者皆有各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
黻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
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稅者謂畫梁上短柱
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節也
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
居蔡節稅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卽是虛器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寢室藏內室卽櫝也又曰置室
西北隅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卽
此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九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衛武子節集註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考春秋僖十九
 年卽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
 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甯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廿
 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邀卽莊子名也
 則是成公初立尙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衛成三
 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橐饅者皆在是時
 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
 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

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蒞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卽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傳歟所推重當時稱爲賢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賢者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

左丘明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大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

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糞異同爲國語而劉向

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卽其人非也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

又善麻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
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
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
律麻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
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
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
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
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
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尙書毛詩同入河
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
事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

爲丞相景帝前五十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祇
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間所得書寫藏購
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
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
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二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
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列如
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
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既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
時已尊過他經卽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
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
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

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卽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卽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卽左史古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此明明以尙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尙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祇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况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王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况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

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鑿定左史
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
如弟子祇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極左袒季本之
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
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
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
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為錢鏗也且人生九
十零未為怪事季氏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
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况張蒼同
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九十零者凡此
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

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
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 如丘二句 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

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
北史藕綽為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視他本

不有祝 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純節 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

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
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罹
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為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

幾鮀朝謂無卽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
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
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
善質直提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
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
疾之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
世相接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
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爲壽
終不橫天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
足知之

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

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卽因之故
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
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
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
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
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
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
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觴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
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各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酗
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

君子博學於文節

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卽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

子見南子章

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卽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况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况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

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臯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九
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
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默而識

之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見易繫辭傳然亦非異人之事若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
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
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爲公西子說學不厭教不倦爲
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
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語又難解大凡何
有作無有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
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爲我所有
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

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

曰弔於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
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卽以夫子之事爲禮者
特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
忘則音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由固是無礙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七十九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八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
論語稽求篇
三月不
知肉味
三月謂音字之誤程子本韓退之說蓋唐人論語多異
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
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
按加我數年見史記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
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
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
傳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勿習六藝便
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為不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三月不
知肉味
三月謂音字之誤程子本韓退之說蓋唐人論語多異
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
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

按加我數年見史記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
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
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
傳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勿習六藝便
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為不

皇清集 卷二十一
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卽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強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

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刪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綬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尙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

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

十始

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絕婚娶乎又學記自十

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

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

子所雅言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

莊重而出之與恆俗迴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

是卽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

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

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二者則六藝可知此

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

字是當時成語然不似其解卽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

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

樂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

莫二字爲成語實証又陳騷雜識云方言倅莫強也凡勞而

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倅莫則文莫文無文不倅莫總屬

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

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

專言行不言文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

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詁耳

按說文心部有忘模二字連文云忘強也模勉也文莫卽忘模之省借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

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袞衣鼓琴可
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
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
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
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
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
爲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

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非一枝之可名也
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
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
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卽大大卽無所
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太宰問於子貢太宰是吳太宰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
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鄆
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
宋皇瑗于鄆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可知或曰哀六年吳
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
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

知第吳太宰名齷而檀弓陳太宰亦名齷似乎此中有誤者
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齷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齷
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可
知

苗而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說文草生曰苗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

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爲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
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
秀或苗

唐棣之華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

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惟何平叔謂偏反
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尙未達予嘗

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
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
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
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益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
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
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言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
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澣濯不
含歛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
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旣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
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
一証也漢尙經學卽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五
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一反道爲權以任數爲

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卽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卽是經是錘卽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梓父視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梓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視時一偶施之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註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

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不食

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

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菜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子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

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腍鱠膳膏臠秋宜犢麇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卽被彼此互見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

者

古經有字俱作又字講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之類

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

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袂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卽是被字康誥
絺聞衣德言卽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卽是
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
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
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
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

按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
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
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
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
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人

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向君
之意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
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
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闕車上
不妄指衿絺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
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
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
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蹢如
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墻
下類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卽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一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

可齡著

德行

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閔騫輩俱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尙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

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
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閔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子騫節

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

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

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

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卽陳恆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迴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曾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恆章曰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傳三十二歲謬也觀索隱史記註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集解正義亦云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據史記則三十

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在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兇之歌獨顏淵能解之

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視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前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

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論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濶載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屢空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卽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

蓋家有虧賸身有缺乏歉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歉
無日羸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
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

子在陳絕

糧子路問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已復禮為仁

馬融以約身為克已從來說如此夫子是語本引成語

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所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
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已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
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
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故春秋莊八年書

師還杜預以為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
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即北史稱
馮元興卑身克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
克已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
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反善則以克字作克字正以格克
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為仁為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

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
之義此真善于釋歸字者

先教論云天下歸仁極其濶大要之只是稱名之意漢長安令楊興

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為羣賢首言不亦甚夸大然而不嫌于僭倖者祇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盡徹平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
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
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
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卽以藉
名徹卽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
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
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
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
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
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
下諸通字立義已耳

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
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且春秋
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况孟子卽經也孟子云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
有差等故云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
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
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達至末先教諭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
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向子夏述

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

也仍曰舉錯如其大也毋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卽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聞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冥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

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銳往一不悔歸一不苟于民一不怨于已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竊謂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論定者

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兩命立

皇清集角 卷一百一十一
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
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卽納蒯賁于戚戚
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
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
晉納蒯賁在衛靈告卒之後尙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衛時在
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耐告祫及作主入
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旣葬之後卒哭作主必
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賁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
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祫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
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
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

礙稱名成湯旣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
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
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
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
有故不立即受國會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
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夫旣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
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
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
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
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
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

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太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人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為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即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孔子議季文子從祀踰乎此即名叛公羊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為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數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為孫既禰祖即稱祖為父也哉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祗見厥祖其為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鬯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為平王之孫其為孫之名未嘗亡也是

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瞶為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瞶時瞶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瞶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蒯瞶甫返國即告于周曰蒯瞶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瞶之子輒則渾良夫謂瞶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瞶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瞶已死牽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瞶也然且哀十六年蒯瞶入衛而旋見弑于已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纂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諡瞶莊公奉瞶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輒固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

父成君則君也考廟即廟廟父死稱考而實考也名有然也故輒

之得罪在拒父不在廟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

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廟為可易者先廟而後祖躋僖而

降閔見春秋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

稱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

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為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

而稱兄為父稱父為祖東門襄仲死宣公賜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子

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之故誤謂致宋濮

嬰齊氏仲必稱父為祖故以王父字為氏遂致大謬王明與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决裂干

載長夜者見子駁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

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

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

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鈇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

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鉞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

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為辭此則名家之

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

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

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

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

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割其文甚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兄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與後漢薛宣子况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况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與師如討貳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檀弓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

關於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媾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石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率師納蒯瞶于戚衛人以爲蒯瞶不予既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興師入寇義不可納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女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于蒯瞶納戚傳曰納

者內勿受也勿受者輒勿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園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瞶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爲社稷重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于臣處故當時衛人羣然以拒瞶爲能事其拒瞶也并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門弟子皆以爲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恬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

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楫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尙是私命變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國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已意讓瞶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母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母亦有未確者耶則

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可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楫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

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贖不遵父命是贖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贖也贖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况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蒯鋒對而解悟捷王客隱顯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爲之使而一爲之殉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贖爲何如者况衛人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一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二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冉子退朝章

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

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即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為之家臣者原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

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

先仲氏云禮公事不私議

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陪臣焉得入而議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

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即與聞之証

南人有言曰章

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

為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為卜筮也則似巫醫為卜筮之誤易卜筮二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

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

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

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覘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顧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卽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蠡發又易于通導卽左右慰諭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曾引入四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安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爲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諸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而頗有據者故并載之

憲問
恥章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

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卽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

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卽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故稱國

問子西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

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俗未沫可加論隲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予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園鮒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

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做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卽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諝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

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
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闕宜申在僖文間謀弑伏誅一公子申
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彼哉 彼哉 俾倉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
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証于是傳會之家遂
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
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賁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
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
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
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

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盟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
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祇稱
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
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
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
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
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陳氏
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

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至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
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皆以
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
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
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
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
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卽管仲自爲書其所
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

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
傅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
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
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
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尙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
駁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貫次玉以爲刑
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
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

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義勇
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
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尙云未學也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

見前

史記

見前

左傳杜預註

見前

荀子仲尼篇莊子盜跖篇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
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
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

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

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鄧驥左氏指縱云

桓公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弑

簡公章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

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

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

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

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

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

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析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

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夫君臣主客自有膈膜在哀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已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蘧伯玉使人節

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

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旣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卽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卽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春秋曰季出門如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叅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卽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卽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按黃瓊上蔡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

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問公叔文子

考春秋衛大夫並無名公孫枝者惟左傳文三年秦伯

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曾薦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卽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始知枝卽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卽發之誤拔與

發字聲又相近也

知及之章

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

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其言甚辨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乏也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皆有位者言卽得之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二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祿之去公室章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

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卽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

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卽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

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卽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德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注解甚明

謂孔子曰來至未

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

逝矢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祇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人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問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漆室一炬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
焉能繫而不食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
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
物不得稱食物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卽瓠也然而
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
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
人供濟而已而衛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
供濟爲言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譏無用往往以瓠瓜目
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
懸繫而生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
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

仲

舊註不明註爲何人集註以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

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
奔荆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大伯無子仲雍繼立卽爲吳
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
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
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

仲

古通字猶仲春稱中
春仲子稱中子也

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

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
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
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卽仲雍

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

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留周爲周公伯禽封魯爲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

而左傳曰魯衛毛昧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昧云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白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勾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

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卽仲雍旣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

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卽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尙書太誓文史記

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卽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尙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尙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况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况蔡爲包犧蒼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諷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况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况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

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
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
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
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本馬
融劉向說然無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卽位詢于八
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証此庶幾傳
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
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卽
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卽

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
閔天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難強同矣况八
虞八口口口無口在古今人表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
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
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至末

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
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之
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槩刻木爲合符史稱傳信爲
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
牙分持其一以爲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
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

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卽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卽券也周禮考工記輔入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卽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倚蹠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者非也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禪之彼正如驛傳關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乘傳馳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

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註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接區別之証

堂堂乎張也節

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

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

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中

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

天祿所以長終也尙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尙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閻潛丘

云四海困窮是做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日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考之列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

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閔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已深觀厯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却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予小子履節

按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

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湯誓原有之確証不然安國註尙書

明有湯誥而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知命卽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陳晦伯

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真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系角一百八十三條

皇清系角一百八十三條

平日不與命無以復其子也之開也

工清潛水同湖中瀾川李秉錄氏



